

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

——读温儒敏《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毛金灿

温儒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于202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温儒敏治学40余年的一部自选集，共收集了57篇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自选集编分为四部分：鲁迅研究、作家作品论、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研究、学科史研究。阅读全文，可以追寻一代学者40年的治学脚印，穿越文学研究的历史，获得文学研究的宝贵启示。全书具有宏观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前沿意识，全方位呈现了一代学人的学术理想，体现了一代人文学者的社会关怀、现代文学学科的使命担当。

中国现代文学是世界文学民族化和本民族传统文学现代化相融合的产物。温儒敏以敏锐的学术前沿意识，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较早地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整体把握新文学现实主义的特征，挖掘了鲁迅前期思想与厨川白村美学理论的关联，溯源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与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联系，建立了现代文学世界性的研究坐标。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中，阐释了王国维、成仿吾、茅盾、胡风、周作人、李健吾、冯雪峰、沈从文、李长之、梁实秋等人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理论观点和文体特色，成为上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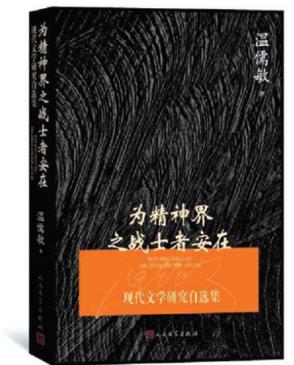
纪八十年代引领文学思潮研究和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代表性著述。

在面向世界、博览中外的同时，温儒敏坚持纵观古今，探寻承传延绵的文学研究之“魂”。他较长时期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负责人，关注学科研究重大问题，把握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方向。他以审慎客观的眼光，全面细致地考察了“现代文学新传统”几十年的阐释与流变，明确了现代文学传统相对稳定的核心部分：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的确定，由现代文学所形成的新的观念与评判方式，包括对文学现象的各种命名。他认为“新传统不是同质性的、单一的存在，它包括了断裂和非连续性的，包含了多元的、复杂的和矛盾的内容”。温儒敏不认同那些“动不动将当代的弊病往新文学传统方面找病根的做法”，他认为学术研究重点不是简单对新传统做出价值意义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把历史还给历史，还原充满矛盾的文学历史图景，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治学立场。

温儒敏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引路人之一，也是语文教育领域的专家。作为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总主编，他在选集中收录的《如何理解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和山东

大学学生讨论鲁迅》《和中学生谈谈如何读〈朝花夕拾〉》《现代文学基础课教学的几点体会》等篇目，具有鲜明的读者意识和现实针对性。他开辟“文学生活”的研究范式，倡导文学研究关注民生，即“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不仅加强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强化了文学研究的社会功能，还更新了趋于僵化的学院化研究范式，拓展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空间。

强烈的学术研究反思意识和自觉的学科建设使命感是自选集的重要特点。新世纪以来，温儒敏站在学科研究的前沿，敏锐把握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面对“思想史热”、“空洞化”现象、“泛文化”研究倾向、研究的“汉学心态”“现代性”的过度阐释、“理论方法热”等问题的讨论，从不缺席，以学理性的平等姿态，鲜明表明自己的立场。例如，在谈论现代文学研究“思想史热”问题时，他肯定了文学的思想史研究富有的现实观照意义，同时提出了要警惕“越位”带来的“无效”阐释，即“思想史热”越来越脱离文学本质的趋向，可能消解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础的倾向。针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心态”，反思了“对海外汉学经验生吞活剥，一味模仿汉学（尤其是美国汉



学研究的思路》。《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一文曾引发学界的关注，他在文中呼唤要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强调研究者既要回归学术本体，又不脱离现实关照，积极回应并参与当代文化建设。这些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陈平原以“百战归来仍战士”，赞赏温儒敏的学术观点为现代文学研究引领了航向。

“今家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一语出自鲁迅《摩罗诗力说》。百年前鲁迅在激荡变动的社会环境中，以思想启蒙的新文化人姿态，对现实发出了深切的叩问。自选集汇聚了研究者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在众声喧哗的社会时代潮流中，自成一体，既接续了鲁迅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传统，又对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籍贯河北的诗人远心，在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任教10年，她曾开过一门《现代诗歌美学与创作》通识课，我曾被邀请去讲过一堂诗奖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白鹭》，学生们接受和理解得好，反响还不错。我一向认为，在大学里开展现代诗的普及课有必要，从根本讲，学生们获得的是一种审美上的教育直观——“中文之美”。远心调往南京一所高校任教，教学之余，仍有时间和激情投入到诗歌创作上来，这部诗集《我命中的枣红马》就是她的最新成果。

“马”作为一部诗集的主题，而且作者还是一位女性，这一点远心足够让她的新老朋友惊得目瞪口呆。说到写马的诗，最著名的一首要属布罗茨基的《黑马》，黑马的神秘形象在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修辞下被表达得惊险而淋漓尽致；还有罗伯特·潘·沃伦写过的一首关于马的诗，叫做《野地里的死马》，有着鲜明的死亡美学呈现；以及具有核爆效果的艾特蒙·缪亚的《马》，那首诗写了一群“奇怪的马”，被T·S·艾略特大赞为“原子时代的伟大而可怕的诗篇”；大多数人都会从这三首诗中读出一种殊绝的遗世独立感。和他们这样的大诗人相比，远心写马，除了保持崇高（含悲剧性）的意象统摄性特征，视角的焦点不再对准一匹马，而是各种马，就是虚而实多。

结合历史、地域和民族生存、生活的角度讲，马对游牧民族的意义重大，但进入现代社会（当代生活）后，在某种意义上，马的实用价值又大大地降低，马甚至成了某种反英雄主义的象征。很长时间以来，竟然没有人会严峻地提出一个疑问：马的存在意义何在？如果有此疑问，我认为疑问本身包含了一种深切的省察，远心表现出来的态度最为真诚，她的诗集《我命中的枣红马》可以视为一个发乎情感的回答。

一直以来，绝大多数的内蒙古诗人延续着这样一个观念性的传统，就是信仰自然主义的诗歌写作，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一个（一群）诗人的立场。但它的现代性明显要差些。诗的现代性在何处？如果我们必须在此讨论，我认为，至少有两点是不能回避的，一是诗对现实介入的广度，二是诗对灵魂介入的深度。那么，问题就来了，远心在诗集里展示的那些诗，是否是以对现实的反映来完成诗的现代性的？

按西奥多·阿多诺的说法，“只有那种能在诗中领受到人类孤独的声音的人，才能算是懂诗的人。”既然将马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很明确了，远心的通往灵魂的写作可视为内蒙古诗歌在现代性方面的范例之一。

在整部诗集中，起领衔和压阵作用的《我命中的枣红马》是一首充满想象力的诗，我甚至从中嗅到了布罗茨基《黑马》的神秘气息，也就是说，远心以她饱满的情感在这首诗里同样发挥了她的语言技艺和修辞天赋，如“曾经的黑被你眼底的风情镀亮/早霞和夕阳烧融你金色双翅”这样的句子；也不乏细节性描写，如“青鬃略浮在唇上，唇线微微翘起”。当我看到“一匹野马的魂灵注定与无边的野草共生”这一句时，我就将“枣红马”视为远心的精神自画像了，所以她这首诗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这部诗集中所有的诗。

远心的这部“马”主题诗集让我想起诗人安琪即将出版的一部诗集《内蒙古诗篇》，她们出人意表的表现的令我惊讶，两个非内蒙古籍的诗人（而且是女诗人）对内蒙古遍地的诗意发现不是对内蒙古的本土诗人有所启发呢？马是内蒙古这种边疆地区的常见之物，虽然有很多诗人写过，但像远心这样规模性创作的还很少，她是一个“再也回不了故乡/灵魂漂泊在这壮美的草原上”的人，套用诗人王家新曾谈过的一种人与诗的内在关系，就是“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

通读完这部诗集，作为诗人的远心给我最大的印象她竟不像一个诗人，更像一个极尽调色技艺的画师，也就是说，比起写马，她更擅长“画”马；这种“画”，当然是她在展示她的语言天赋。例如《银色的嘴吻里的“黑马”》，“我碰到黑马的嘴唇/在九眼桥边，黑色嘴唇微张/比黑眼睛更柔软”；《受惊的小黄马》里的“小黄马”，“小黄马猛往母马肚皮底下钻/母马转着身子踢起一圈尘土/把小马围在圈里”；《泪水洒落雪莹莹的草原》里的“马群”，“马群散落着，像农村那些插手而坐的老人/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靠着墙/有的趟在一旁/马头长鬃挡脸，黑毛梳理茫茫细雪”；还有很多不再列举。至少，和远心从前的诗相比，她在更信任来自自修辞的力量，她给马“画”像，无论马的外观还是内里，在细节上都装饰了流苏般的，独到、明晰而极具造型感的比喻。

作为给马“画”像的延伸之处，远心必然非常倾心内蒙古的自然地理——也是内蒙古诗人最信任的诗意铺展的场景；似乎诗的本质也应如此，人类对自然之美的一种向往，表现在了她出自心灵的太过猛烈的热爱和迷醉之中。不过，写内蒙古尤其是写草原的诗大多数都走向了平淡无奇的程式化，远心也不例外，诸如《娜仁的蒙古包》《云端的克什克腾》《伊敏河在等待》《莫尔道嘎森林》《雅鲁河漂流》《遥远的达贵诺尔》《劲风吹过撒哈儿古城》之类的太多了。我倒不是说这种面向自然的抒情方式不可取，而是对远心这样的诗人有一种期待，那就是，即使是面向自然的诗，也将具有痛感的现实生活写出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千人一面的边地风光的展示上。

以《我命中的枣红马》这部诗集为例，我可以将远心在表现层面上的特点简单归纳出三点来，分述如下：

激情大于热情，激情独立于热情。远心个人在文本和生活上的表现是一致的，她对内蒙古的热情有时近似癫狂，这是灵魂上的事；但她的激情——“我执”这一块理性的理性人们是在她的诗篇里发现的，她的表述方式或如繁花盛开或如狂风大作，多壮美而决绝，如《漂泊在壮美的草原》一诗所写的那样：“我再也回不了故乡/灵魂漂泊在这壮美的草原上/一片薄云就能覆盖我的尸身/在群山山顶上风葬”。

英雄主义大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混迹于自然主义。远心将马的肉体与精神巧妙而放肆地理想化了，在远心的心目中，马是丰富的也是完美的，天才诗人一般——“永远活在17岁到19岁”（《赋中》）；“春风和煦的夜晚”，更是傲慢的英雄，“几乎没有可能/让一匹野马入厩”（《赋中》）；但这会给人一种空洞、高蹈和恍兮惚兮之感，而受到缺乏现实性的责难，事实上，远心的现实主义是明显的，绝大多数诗篇都指向了个人那种无所适从的困境——故乡/他乡，出走/返回，去留之间，“我是传说中的吉普赛人”（《赋中的云鸟》），她心灵纠结的地方只能用自然主义去消解。

误解大于理解，理解转化为诗。远心的诗，经常会遭到一些质疑和指责，比如说，她的某种角色代入感太强了，这种误解的前提是针对她的暖昧的自我确认——来自身外的外观服饰和来自文本的模具式语言感；这个问题涉及一些伦理性的情感原因。但远心显然痛切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被动性，她主动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介入诗学（她不是旁观者），来阻挡针对她的那些偏见和质疑。

至于在这部诗集中展示出来的结构形式和修辞技艺，我认为远心是充满了想象力的，而且她的想象力极其凌厉，诸如“命运中那座一定要走过的铁锁桥/被风打得叮叮当当作响”（《大地伴随最后的霞光入眠》），“风大得要吹起地皮”（《风大得要吹起地皮》），这样的句式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特别需要谈到的一点就是，《我命中的枣红马》是一部激情之诗也是一部桀骜不驯之诗，远心正在摆脱那种用观念符号来写作的积习。比如，以前的诗人总会写寻找骑手的马，而在远心的诗里，马既不需要围栏也不需要骑手。“跑出围栏的小青马/为了驰骋想象的草原/把身体的马腾腾空”（《跑出围栏》），这也是一个诗人对自己的灵魂要说的话。

不需要骑手的马



俗世生活的诗意洞见

——读陶杰诗集《被擦亮的句子》 ■若非

晚唐诗人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开篇感叹：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言：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基于“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准则和实际阅读体验，我以为，陶杰的《被擦亮的句子》是难读的，它的味道往往是充斥着冒险、反冲和刺激的，是美好而又刺痛的。

《被擦亮的句子》还常给人一种阅读上的错觉，即一种诗人的不在场，或者说，抽离感。诗意的流动中，诗人默默扒开生活最平凡的一面，铺垫、叙述、论断，最后笔锋一转，冷不丁地把人间万象狠狠地砸在你的面前。像一记重拳打在你身上，你感觉到疼痛、难堪、羞愧，回过神来，诗人自己早已隐身俗世之中，无处可寻。我曾一次次惊叹于如此大隐般的书写，诗歌站起来的同时，诗人没入了波澜不惊的生活中。“一条腿走向你/另一条后退”（《半人》）。你以为什么也不剩，他又像一台语言泡泡机，偏又从涌动的暗流底部，吹出几个耐人寻味的泡泡来，给人以反复的回味和思索。

其一，诗歌的发生上，是冒险，甚至是冒犯的。在《被擦亮的句子》一书中，冒险和冒犯，是大量存在的。除开那些直白乃至恶俗的语言、富有挑衅意味的句词，这种冒险和冒犯更多蕴含于一种对传统、对常规、对传统、对抒情乃至对自己的打破和重建之中，它先人为主体给读者一种不适感，却又使人因这种不适而衍生出更深的思索来。

诗集中，诗人书写的对象、描述的细节、叙述的话语、情绪的强调，很多表面看起来都是非常日常、简单的，灵感往往来源于一次细微的观察、一场平凡的所见，但诗歌的角度是通俗中透露偏僻，叙述陈旧中带着机巧，语言流动貌似平静又暗流奔涌，就是在这样看起来很简单、偏向于口语的书写中，潜藏着一个固执甚至偏执的反抗者、冒险

者。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他通过诗歌打破了事物固有的秩序，或者说，打破了一种常规甚至普世的见识，用一种冒险的甚至是冒犯的方式，找到了属于他的诗意挺立和呈现的路径，最终达成了对生命种种的一次新的开掘，从俗世逼仄的夹缝里，萌生出一朵朵诗意之芽来。

其二，诗意的呈现上，是撕裂的，甚至是残酷的。显然，陶杰并不太属于去书写风花雪月本身，而执著于风里的沙子、花凋谢的落败、雪掩盖着的污秽、月被啃食的无情，他将万物扭曲，将人和飞禽走兽颠倒，尤其人的异化成为一种常态。诗歌《汪汪叫的人》：“他希望从他的嘴里跳出一只狗来/以此证明/汪汪叫的不是他本人……他偷偷溜进卫生间，伏在便池上/将手指深深探进喉咙里/但是他什么都没吐出来/一阵疼痛，他看见/第一节中指上有几个齿印，并微微渗血”。让人不得不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我还读过陶杰的一个小说《冻死人》，我觉得《汪汪叫的人》与小说《冻死人》之间，也是有一种内在的链接的。在诗中，人异化为动物（比如说前面的狗），终究不是一个错觉和幻象，诗歌的结尾，诗人写道：“他来到医院门诊室，医生说/被狗咬成这样，得打狂犬疫苗。”很普通的话，但是很有力量感，诗人用医生的权威诊断，给了诗歌中的“他”以沉重的、致命的一击。

可以说，在陶杰的作品里，诗人固执而又巧妙地将一切庸常的事物摆出来，用对话、白描等方式，盘点、扭曲、撕碎，而后组装，让看似简单的语言，迸射巫术一般的力量，诗歌张力得到了极致的扩张。我相信诗人很清楚这种冒犯和扭曲的代价，他的独特和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了这种冒犯和扭曲，让这些诗成为“陶杰”的，而非其他的；让诗歌的阅读成为了刻骨铭心的体验。

其三，诗旨的追求上，是深刻的，甚至是充满寓言感的。正如第四届北京文艺网国际诗歌奖颁奖辞说的那样：“这是罕有的一部成人童话。”《被擦亮的句子》还可看作是一部扭曲的寓言式童话。这是诗人苦心经营的扭曲的想象，用寓言式的书写，凝聚成人心世界对美好理想和当下现实的不爽、不乐意、不甘心和不苟同。比如在《称呼》一诗

中，诗人就通过小孩（儿子）的视角，将人的际遇与动物的际遇，作了一次神似的类比，并表达了一种干脆、通透的处世期望：“喜欢就蹭蹭，不喜欢，各走各的”。还有《虚构的老虎》，“一只老虎/丝毫不顾动物的颜面，跟着我/走人行道，说普通话，用毛茸茸的爪子/数人民币，这哪是动物，这写的就是人呀！老虎是虚构的，真切的是俗世中的人。又写：“后来我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一头动物领着一个/没头没脑地跑。”末尾是一句“扑通一声，你听见/你的老虎跳进大海淹死了”。写虚构的老虎，最终的指向，却是实实在在的和我们，和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我看来，它更是披着童话外衣的成人醒世宣言，诗人隐身其中，满怀悲怆，试图在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乏味的生活图景里，切开一个小小的介入生活和时代、人生和命运的口，使动物出人类社会和现代文明被遮挡住的那些细碎来，因此有一种独特的美学立场贯穿全书，像诗句写的那样，“声音太响，人如孤岛”（《减法》）的孤寂、“为了寻找活着的感觉，每天/一遍又一遍地擦拭办公桌”（《沮丧》）的虚无，它们最终又都孤注一掷地指向众生的无奈、悲哀和困境。

及此，我脑海里便莫名地浮现出两个等式：擦亮=点燃=刺破=呈现=建设；句子=众生=万物=你我=内心。这里面隐含着一条“擦亮—打破—建设”的方法与路径，也隐含着“一个‘句子’—众生—内心”的初始与终极，它是革命的、暴力的、反叛的；却也是有持守的，返璞归真的。于是问题止不住跳出来，执行者是谁？谁能将“句子”“擦亮”？谁是这上帝般的存在？我的答案是诗人本身，只有诗人拥有这样的上帝之眼，从最为平凡庸常的世俗里，洞见生活的生命的命运的深刻哲学。

是的，擦亮句子，就是一次洞见。我以为这是最好的诗歌状态——诗歌，或者说好的诗歌，必然是一种洞见。于是，前面兜兜转转的叙述似乎都不再重要，一言以蔽之，陶杰的《被擦亮的句子》就是诗人对俗世生活的诗意洞见，是一本难读的洞见之书。诗人退出了诗歌，但他语言的泡泡机，永动地映照人世万象的复杂，也永动地吐纳着现实生活 and 人类困境的复杂与多样。

中，诗人就通过小孩（儿子）的视角，将人的际遇与动物的际遇，作了一次神似的类比，并表达了一种干脆、通透的处世期望：“喜欢就蹭蹭，不喜欢，各走各的”。还有《虚构的老虎》，“一只老虎/丝毫不顾动物的颜面，跟着我/走人行道，说普通话，用毛茸茸的爪子/数人民币，这哪是动物，这写的就是人呀！老虎是虚构的，真切的是俗世中的人。又写：“后来我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一头动物领着一个/没头没脑地跑。”末尾是一句“扑通一声，你听见/你的老虎跳进大海淹死了”。写虚构的老虎，最终的指向，却是实实在在的和我们，和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我看来，它更是披着童话外衣的成人醒世宣言，诗人隐身其中，满怀悲怆，试图在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乏味的生活图景里，切开一个小小的介入生活和时代、人生和命运的口，使动物出人类社会和现代文明被遮挡住的那些细碎来，因此有一种独特的美学立场贯穿全书，像诗句写的那样，“声音太响，人如孤岛”（《减法》）的孤寂、“为了寻找活着的感觉，每天/一遍又一遍地擦拭办公桌”（《沮丧》）的虚无，它们最终又都孤注一掷地指向众生的无奈、悲哀和困境。

及此，我脑海里便莫名地浮现出两个等式：擦亮=点燃=刺破=呈现=建设；句子=众生=万物=你我=内心。这里面隐含着一条“擦亮—打破—建设”的方法与路径，也隐含着“一个‘句子’—众生—内心”的初始与终极，它是革命的、暴力的、反叛的；却也是有持守的，返璞归真的。于是问题止不住跳出来，执行者是谁？谁能将“句子”“擦亮”？谁是这上帝般的存在？我的答案是诗人本身，只有诗人拥有这样的上帝之眼，从最为平凡庸常的世俗里，洞见生活的生命的命运的深刻哲学。

是的，擦亮句子，就是一次洞见。我以为这是最好的诗歌状态——诗歌，或者说好的诗歌，必然是一种洞见。于是，前面兜兜转转的叙述似乎都不再重要，一言以蔽之，陶杰的《被擦亮的句子》就是诗人对俗世生活的诗意洞见，是一本难读的洞见之书。诗人退出了诗歌，但他语言的泡泡机，永动地映照人世万象的复杂，也永动地吐纳着现实生活 and 人类困境的复杂与多样。

中，诗人就通过小孩（儿子）的视角，将人的际遇与动物的际遇，作了一次神似的类比，并表达了一种干脆、通透的处世期望：“喜欢就蹭蹭，不喜欢，各走各的”。还有《虚构的老虎》，“一只老虎/丝毫不顾动物的颜面，跟着我/走人行道，说普通话，用毛茸茸的爪子/数人民币，这哪是动物，这写的就是人呀！老虎是虚构的，真切的是俗世中的人。又写：“后来我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一头动物领着一个/没头没脑地跑。”末尾是一句“扑通一声，你听见/你的老虎跳进大海淹死了”。写虚构的老虎，最终的指向，却是实实在在的和我们，和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我看来，它更是披着童话外衣的成人醒世宣言，诗人隐身其中，满怀悲怆，试图在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乏味的生活图景里，切开一个小小的介入生活和时代、人生和命运的口，使动物出人类社会和现代文明被遮挡住的那些细碎来，因此有一种独特的美学立场贯穿全书，像诗句写的那样，“声音太响，人如孤岛”（《减法》）的孤寂、“为了寻找活着的感觉，每天/一遍又一遍地擦拭办公桌”（《沮丧》）的虚无，它们最终又都孤注一掷地指向众生的无奈、悲哀和困境。

及此，我脑海里便莫名地浮现出两个等式：擦亮=点燃=刺破=呈现=建设；句子=众生=万物=你我=内心。这里面隐含着一条“擦亮—打破—建设”的方法与路径，也隐含着“一个‘句子’—众生—内心”的初始与终极，它是革命的、暴力的、反叛的；却也是有持守的，返璞归真的。于是问题止不住跳出来，执行者是谁？谁能将“句子”“擦亮”？谁是这上帝般的存在？我的答案是诗人本身，只有诗人拥有这样的上帝之眼，从最为平凡庸常的世俗里，洞见生活的生命的命运的深刻哲学。

是的，擦亮句子，就是一次洞见。我以为这是最好的诗歌状态——诗歌，或者说好的诗歌，必然是一种洞见。于是，前面兜兜转转的叙述似乎都不再重要，一言以蔽之，陶杰的《被擦亮的句子》就是诗人对俗世生活的诗意洞见，是一本难读的洞见之书。诗人退出了诗歌，但他语言的泡泡机，永动地映照人世万象的复杂，也永动地吐纳着现实生活 and 人类困境的复杂与多样。

草原

2021年第九期目录

邮发代号16-7

定价：15.00元，全年12期共180.00元，免邮费。邮购地址：010101，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机场路南辅路内蒙古文联《草原》杂志社。发行部电话：0471-4920633。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21年第十期要目

现实中国
铸剑戈壁滩——“两弹结合”参试官兵的那些事（报告文学）……张仲全
作家人气榜
天使与下午茶（短篇小说）……潘向黎
上海玫瑰，潘向黎的闺秀（评论）……刘琼

好看小说
狼来了（中篇小说）……杨少衡
海湾秘事（中篇小说）……李瑶音
人鬼（短篇小说）……徐贤林
玛丽来过（短篇小说）……宋潇渡
狙击手（小小说）……刘益民
东北第一哨（小小说）……秦杨晓暖

新人自荐
溢出月光的海（短篇小说）……叶尘
当青春的所有色彩都已隐去（点评）……徐福海
天下中文 主气与客气（散文）……穆涛
千年农谚传承中国智慧（散文）……郭震海

日照荒垣（散文）……刘江滨
读诗·品诗·写诗（散文）……李培禹
真情写作
拯救父亲（散文）……陈仓
红玫瑰，白玫瑰（组诗）……荒林
春水谣（组诗）……项闻
碎花衫（组诗）……史冰

文化观察
【“文学经典，怎样影响你的人生”征文选登】
黄金时代的青春阅读……李美皆
爱恨情落……杨刚纬
终生与《鲁迅经典》相伴……毛银鹏
重温文学经典《瓦尔登湖》……陶永超

现场 王凯的故事（中篇小说）……陶纯
身份圈套背后的真假迷思——评陶纯的小说《王凯的故事》……郑安祺 房伟

新锐 主持人语……谢有顺 李德南
解开所有风帆绞索（中篇小说）……郝然
日常缝隙里的战争……王辉城

小说 小说家客栈（短篇小说）……宁肯
人生已是绚烂（中篇小说）……姜贻斌
共生的骨头（短篇小说）……张哲
祖业祖业（中篇小说）……廖静仁
仁顺的一个上午（短篇小说）……廖静仁
水运宪
胎记……赵燕飞
上东谣……彭晓玲
与鸟为邻……刘祖保
药方……曾野
流不走的河流……张洛嘉

诗语 诗歌选粹……师力斌 彭国梁 梁尔源
楚鱼 周碧华 华石
杨厚均 海叶 曾新友

艺苑 心中的颂歌——大型交响史诗组歌（剧本）……谭仲池
邮发代号：42-65 双月刊 单月1日出版 定价：20.00元
地址：410001，湖南省长沙市八一一路227号
电话：0731-8565079 85482634